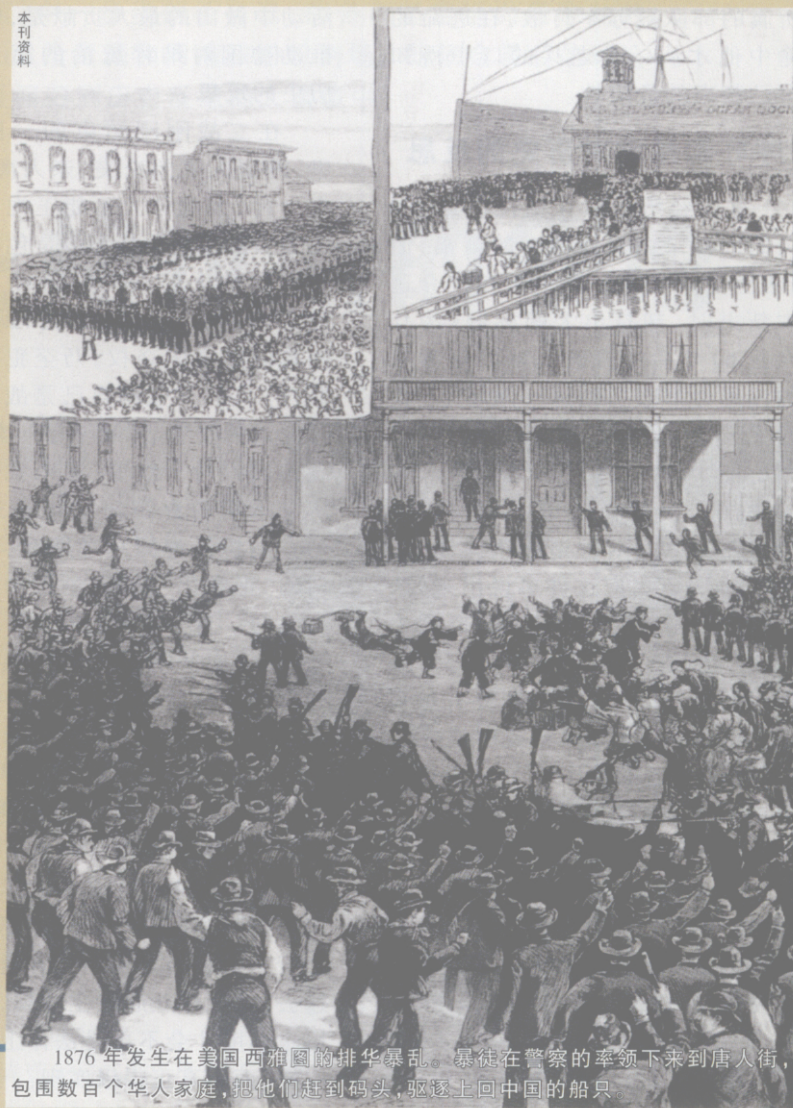


晚清首任驻美公使 陈兰彬：

陈生(陈兰彬)沉实一些，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
综观陈兰彬使美经历，我们不得不佩服曾国藩的预言：



1876年发生在美国旧金山的排华暴乱。暴徒在警察的率领下来到唐人街，包围数百个华人家庭，把他们赶到码头，驱逐上回中国的船只。

李扬帆

对于新兴的“花旗国”美国，清政府一直关注不够。不仅仅是因为在清廷眼中这个说着和英国差不多的语言的国家远隔重洋，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有胆量去地球那边的蛮夷之邦。直到容闳在美国毕业了，带回来新的讯息，并推动中国派出留美幼童，清政府才最终派遣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为留学正监督，与容闳一起出洋，随后陈兰彬乃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美公使。

与同期出访的第一批外交官

郭嵩焘、薛福成等人相比，中规中矩的陈兰彬并不谙熟自己出使一个新兴大国的意义，因此也没有大的作为，相反却因为极力推动赴美幼童悉数撤回而开了历史的倒车。为此，我们不得不佩服曾国藩的预言：“陈生(陈兰彬)沉实一些，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

从“中国皇后号”到蒲安臣使团：美国人敲了八十年的门

美国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波士顿倾茶事件。作为独立战争的导火索，美利坚民族正是以夺取

对华茶叶贸易的专有权而索性走上民族独立之路的。独立后的美国，遭到英国(含英联邦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封锁，国库空虚。美国联邦政府需要尽快开拓对东方的航线以获取贸易利润。1783年12月，波士顿一商人驾着“智慧女神号”商船首航中国。这艘满载西洋参的商船，在航行到好望角时，阴差阳错地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收购了。于是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决心打开对华贸易的航线。为此，美国人做了精心准备：商船的名字被命名为取悦中国人的“中国皇后号”，并由大陆

会议隆重颁发盖有美利坚合众国的大印。他们还挑选了2月22日(国父华盛顿的生日)作为首航日。

经过万里航行,8月28日,年仅27岁的萧卫少校率领“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黄埔港。

当中国官员登上这艘排水量仅360吨的帆船时大吃一惊:它满载人参473担、毛皮2600张、羽纱1270匹、胡椒26担、铅476担、棉花300多担,当时市值12万美元。更让他们吃惊的是,少校的证书上竟然写满了能够想像到的所有重要头衔:他本人是驻华公使,而要见的人是“致审阅或聆听宣扬宣读海上通行证的最尊严、伟大、圣明、光荣、高贵、尊崇、贤达和谨慎的皇帝、国王、共和国首脑、亲王、公爵、伯爵、男爵、贵族、地方首长、议员”。美国人无法搞清楚中国的体制,他们希望见到中国上自皇帝下至吏员的所有政治人物。

萧卫少校首先惊奇地发现,黄埔港里面挤满了米字旗。英国人早就垄断了对华贸易!他们对于美国人的到来,却表示热烈地欢迎,少校还没有踏进中国的筵席,就被英国军官接走喝酒去了。接风结束,“中国皇后号”以象征美国当时13个州的13响礼炮向中国致敬。少校在手记中记下:“‘中国皇后号’荣幸地升起了在这海域从未有人升起或看见过的第一面美国国旗,这一天就是1784年8月28日。”

这一年是中国乾隆四十九年。

美国人的通商之梦并没有实现。他们只能同有限的广州十三行接触,不能见到中国的官员。直到1867年底,第十三任驻华公使、林肯的好友蒲安臣返回美国时上演了一出荒诞剧:蒲安臣成了中国首任全权外交代表!蒲安臣越权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八款,全面打开美国进入中国的限制。当然,其中

也规定了中国人可以去美国。而这直接的后果,就是华工被大量拐卖去美洲。挽救华工命运的事情,最后落到陈兰彬公使的身上。而全面开创对美关系的历史使命,陈兰彬却并不知晓。

“纵能学成归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

陈兰彬出使美国,契机是他和容闳率领首批幼童赴美留学。然而,两人在学什么、如何学和学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由此导致晚清幼童赴美留学之公案。

先后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五朝的进士陈兰彬,在本质上是一个守旧或者说保守的士大夫。尽管他也肯定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和强国之必须,但是,对于发生在身边的中国幼童频频超越传统礼仪、习俗、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西洋化行为,陈兰彬产生了更大的忧虑。

陈兰彬对于所受的传统教育如果不是抱残守缺,也算是敝帚自珍。据说他出的上联“陈米陈醋陈陈相因推陈出新酒”,百余年来尚无人应对得体。这恐怕是那一代士大夫们的人生情趣之所在吧。而且有论者说光绪四年陈兰彬出使日本,日本首相以中原河套有九曲之称出上联,谓“黄河绿水三三转”,陈氏以日相后花园那三十六转红湖假山对曰“紫海青山六六弯”。似乎就此不仅论证了陈的机敏文采,更论证了传统文化卫国的力量。有人怀疑此联出处的时间表,因为日本1885年才实行内阁制,伊藤博文为首任首相,光绪四年即1878年,日本还没有首相。

1872年至1875年,中国赴美幼童分四批共120名到达美国学习科技知识。这是起源自曾国藩、丁日昌和容闳,发扬光大于李鸿章

的洋务运动之经典手笔。陈兰彬被委任为留学第一任正监督,应该说是无上光荣的历史重任。可惜他没有意识到。在幼童们学习问题上,实际存在三种以上的态度:容闳是根据亲身的体验,力图通过出洋留学而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即所谓“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立意最为高远。洋务派是要以此学习科技知识而强兵,立意次之。陈兰彬事实上处于游离状态,他可以接受留学强国的理念,却又不能接受学生被美国化,因此仍然属于保守之列。当然,还有躲在国内不敢出来的更为顽固的官僚们,更不及上述三者了。

眼见得留学生们一天天在美国文化的浸染下改变观念和习俗,比如剪了辫子,穿西洋服装,进出教堂,学习舞蹈,甚至和美国姑娘谈朋友,越来越超越中国文化的本位。

看在眼中急在心里的陈兰彬多次去函总理衙门,表示“外洋风俗,流弊多端,我国学生到了美国,不再读圣贤之书,德性不坚。西方技艺没学到多少,倒沾染了满身恶习。即使大力整顿,也很难防范周全。我的意思全数召回算了!”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受美国同化而渐改其故态”,“不合礼仪,放荡淫逸”的学生“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容闳却认为“入乡随俗,无可深怪”。

随即发生了长达数年的留学之争。李鸿章自有主张,一直对他们的争论不偏不倚。李鸿章有更为现实的考虑,即少争论“主义”,多关注“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不能不见到效果就撤。李鸿章“总期学子学成乃归,为国效命”。

1881年2月24日,李鸿章致电已经担任驻美公使的陈兰彬:美

方虽不允我留学生进入其陆海军学院,但“幼童学业都已很有长进,进入美国其他大学,也可学习国家急需的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等各种技艺,我期待他们学成后再回国,一旦裁撤,极为可惜。”然而在陈兰彬的继任者、更为顽固保守的吴子登的强烈要求下,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呈奏慈禧太后:“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飭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慈禧批示:依议钦此。此时距她在选送赴美幼童的折子上批示同样四个字的时间正好十年。

黄遵宪在其《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叹道:“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

陈兰彬和容闳的争论,事实上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值得深思的问题:中国文化的自存和复兴,是应该通过中体西用还是美国化或者西洋化?其实,正统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关注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1880年,监察御史李士彬在奏

折中称:留美幼童“毫无管束,遂至抛荒本业,纷纷入教”,并称有幼童在家信中居然说“入教恨晚,死不易志”。这必然导致国内统治者的恐惧。

1875年11月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第一任公使,直到1878年9月28日,陈兰彬才最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会见美国总统伯查德·海斯,递交国书,亲切握手,由留学正监督而真正成为中国首任驻美公使。

捍卫华工利益

陈兰彬之使美国,正值美国和西班牙在西半球大肆掠夺华工之时。

华工之悲惨遭遇,令陈兰彬深感耻辱和愤懑。他在其《使美纪略》中说道,美方报纸凭臆论说,连篇累牍,“凡可以欺凌华人者,无不恣意言之”,“令人阅而愤懑”。

如果说美国仗着大国地位欺凌中国而中国无法与之理论的话,那么,二流国家比如西班牙,则被迫在中国的强烈外交攻势下逐渐改变了对待华工的态度。促成这个

外交胜利的就是陈兰彬。

作为西班牙属地的古巴,当时在开发过程中已经大量使用华工。据统计,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74年禁止澳门“苦力贸易”期间,每年运往拉丁美洲的华工数以万计。华工在拉丁美洲受尽了磨难,大批死亡。例如,从1847年到1872年,运往古巴的华工为114081人,到1874年只剩58400人。

为证实古巴虐待华工的事实,总理衙门一边在北京展开与西班牙(当时称“日斯巴利亚”)的外交交涉,主动致函英、俄、法、美、荷等各国使臣,请求公断。一边委派陈兰彬去古巴作调查,询问古巴凌虐华工情形。英国使臣威妥玛称:“日国(即西班牙)既言并无凌虐华工,中国不肯相信,理应派员往。如系属实,中国自无赔补之理。”

陈兰彬调查团于1874年3月到达哈瓦那,先后视察了哈瓦那与古巴各省的甘蔗种植园、猪仔馆、制糖厂以及囚禁华工的“官工所”。他们收集到大量文字材料和1176份证词,并收到由1665人签名的85份诉状,表明80%的华工是被绑拐或诱骗来的,并证实了虐待华工属实。

以此为据,总理衙门最终获得五国的支持,并于1877年迫使西班牙重订《古巴华工条款》十六条。其后,中国在哈瓦那设立领事馆。

华侨撰联赞颂:“感德永难忘身经九万里重洋济人苦海;奇功真不朽手订十六条和约出我生天”。

应该说,陈兰彬出色地完成了保护侨民的外交任务。古巴独立战争期间,华人英勇地参加了战争,在“旅古(巴)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上镌刻着《华人和古巴的独立》一书的作者康札特地·克沙达的赞词:

“在古巴的中国人,无有倒戈者,在古巴的中国人,无有逃亡者”。

1872年清政府首次派30名儿童赴美国留学。



本刊資料